

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廿三：全球化與宣教 (一)

葉大銘

從 1990 年代開始全球化這名詞是經常被使用。縱使現在有反全球化的傾向，最終也不可否認全球化的現象。因此宣教士必須認識全球化，宣教學也要瞭解全球化的影響。在這文章我會概括的說明全球化對宣教的影響，以後的文章會更詳細的論述與宣教有關的全球化的不同方面。概括來說，全球化對宣教的影響包括文化的概念的改變，對宣教物件的單位（國家、民族）的衝擊，對處境化和宗教的影響，與散聚宣教學的形成。

文化的概念

傳統的概念中文化是頗為整合的系統。文化的概念包括以下特徵：

首先，文化是整體合一 (homogeneous)。文化不是分裂為很多不同的次文化，而是一個系統，一個架構。

第二，文化是整合的 (integrated)。文化特質不是獨立存在，而是互相關聯，而形成一個型式。當然文化演變不斷發生，但焦點不是放在演變，而在整合方面。

第三，文化是有清晰的界線 (discrete)，和其他文化區別出來。¹

因為這樣，我們可以有不同民族的文化，甚至國家的文化。

同時，文化的整合性帶來世界觀。因為文化特質是互相關聯，有統一性，所以就可以找到一個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世界觀。

但是今日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物質、人、科技、形象和思想等交流非常快速，帶來不斷和很快的改變。後果就是社會群體的文化也不斷和很快的改變，並且不斷的受很多外來的文化影響，帶來文化的混合。這樣社會群體不再有整合與有清晰界線的文化。也是這樣，世界觀的存在是值得懷疑。現在人類學者很少用這名詞，但是宣教士和宣教學者仍然

用這名詞。當然很多時候他們只是用這名詞代表一個社會用來感知和回應現實的文化的思想、感情、價值和假定。如果是這樣，便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認為文化特質是互相關聯、有統一性、可以找到一個世界觀的核心，全球化就否定這個世界觀的核心的存在。

宣教物件的單位

按照傳統的文化概念，宣教物件的單位開始時是洲和國家，因此戴德生去中國宣教，成立的差會是中國內地會。然後溫德提倡應該是以民族為單位，帶來福音未及之民的概念。但是現在因為文化沒有清晰的界線，民族與民族的分別也成問題。所以近來有宣教學者反對未得之民的概念。²即使這樣，民族這觀念仍有存在的合理性。³但是我們需要謹慎的看民族，所以按著未得之民來定策略時需要謹慎，最終應由在工廠的宣教士來定一個群體是否一個清晰的民族。

處境化

有關處境化的宣教學作品都是根基于傳統的文化概念。文化可以清晰的分為不同民族、國家、甚至洲文化。所以處境化神學也可以這樣分類，有中國神學、印度神學、亞洲神學、非洲神學等。

現在因為社會群體不斷和很快的改變，並且不斷的受很多外來文化的影響，帶來文化的混合。適應文化的處境化就面對很大的困難。

1. 面對文化很快的改變

全球化帶來文化很快的轉變。如果宣教士用很長時間來研究當地文化，然後才設定一套處境化的宣教策略和方法，可能設定後這文化已經改變了。例如很多宣教士會宣教一段時間，然後去研究院讀博士學位，研究宣教工場的文化並如何處境化，用了多年的時間讀完了，得來的處境化方法可能已經不合用了。

我提議另外的方法，可以有效的處理很快轉變的文化，又有足夠的可靠性。這是從現代管理學的漫步管理方法(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而來。在這管理方法裏，管理人員是經常巡遊工廠，即時看到情況和需要並很快回應。宣教士首先接受基本的神學、人類學與處境化的訓練後，去到工廠，用簡單的田野調查方法來認識當地文化。這包括預先

準備好的調查專案，舉行簡易的焦點小組(focus group)，與資料提供者漫步工廠，邊走邊做簡易的訪談。按照所得的資訊，作初步的處境化，並應用於事工上。然後作反思批判，可能要重複以上步驟，來修改處境化。這個方法是不斷重複的，便可以面對文化的很快轉變。當然這方法比不上正規的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的可靠性，但是因為不斷的反思和修改，所以仍然有可靠性。最重要是對宣教士實用，並且適應很快轉變的文化。⁴

2. 面對文化的混合(cultural hybridity)

全球化下的文化不單很快的轉變，並且帶有不同程度的混合，就是原本文化與外來的文化的混合。在人類歷史中文化混合是經常發生，但是現代全球化是加劇發生，並且混合是與多個文化並遠方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文化。以上所提倡的漫步處境化方法也可以適合面對文化的混合。

在這個混合過程中，不可否認對全球最大的影響是西方(特別美國)的一些文化特質。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麥當勞店的全球化。全球每個角落都可以找到麥當勞店，所賣的都是同樣的食品，所經營的理念都是同一的。⁵同樣，很多美國的基督教事工方法也全球化。例子包括三福佈道方法，柳溪協會(Willow Creek Association)，與標杆人生(Purpose-Driven Ministry)。隨著主要世界教會的興旺，有些超型的教會也輸出他們的方法，例如南韓、新加坡和尼日尼亞的教會。⁶

這些麥當勞化事工都缺乏處境化，但因為全球化和來自有大影響力的教會，所以就被很多教會採用。因此宣教士要辯察，可能有些情況下不需要處境化，採用宣教士本身原有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了。

3. 面對全球化和現代化帶來的共通文化特質

全球化與現代化是不可以分開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帶給普世一些共通文化特質。這些特質並沒有形成文化系統，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影響的程度也可大可小。一些重要的共通文化特質如下。

a. 個人主義

現代化帶來的個人主義隨著全球化傳及普世，大部分的受全球化影響的社會群體都是越來越個人主義化。

b. 液體現代 (liquid modernity)

社會學家包曼(Bauman)的學說對文化的全球化有很大的貢獻。他認為現在的現代化已經從固體現代(solid modernity)轉型至液體現代。他的論說主要出自西方後工業社會的情況，所以不適合主要世界的很多社會群體，但是當全球化越普及，可以預料在越多社會群體中出現。

在固體現代，社會是有系統架構，藉著理性分析可以找到這架構來解釋社會事實，社會成員的行為會依從這個架構，使這架構持續下去。在液體現代，社會行為是不固定經常轉變，因此社會規範很難形成，已成規範容易轉變。好像液體，沒有固定形狀，隨時轉變，生活方式是不停的改變。在固體現代，身份是由固定的階級、地域和社會群體而來，但在液體現代，所有都是不穩定，身份隨時轉變。⁷

其次，在固體現代，工作穩定有保障，人尋求穩定與安全。在液體現代，工作沒有保障。雖然缺乏安全感，但卻有更大自由。⁸

第三，在固體現代，關係是穩固和長久。在液體現代，關係是脆弱和短暫。⁹

第四，在固體現代，焦點在工作和生產，看重習慣和傳統。在液體現代，焦點在消費，但這消費不是為了擁有物質，而是為了滿足欲望和自由，並且是立刻滿足。¹⁰

第五，在固體現代，藉著社會規範和監察來控制社會。在液體現代，缺乏規範，藉著消費的誘惑來控制。¹¹

宣教士無論到什麼地方，也可能面對這些全球化的文化特質，處境化要針對這些特質。

宗教

現代化和宗教的全球化帶來不同的後果，包括普世的世俗化，宗教的復興，原教旨宗教的興旺，西方對屬靈（不是宗教）的追求，宗教衝突，與屬靈市場。

現代化是對西方中世紀的批判，以理性取代權威和傳統。作為傳統的宗教也成為批判的對象，因此理性的勝利最後是將宗教從公眾空間排除出去，只成為私人的信仰。所以社會的政治、經濟等都排除宗教的影響。結果就是社會的世俗化。西方的現代化藉著全球化遍傳普世，也帶來普世越來越世俗化，雖然非西方的世俗化有別於西方的世俗化。¹²

世俗化帶來的後果是宗教制度不再是社會制度的組織中心。其他制度如政治、經濟等都獨立存在，並且互相影響，這也包括影響宗教。所以宗教也模仿這些制度，例如模仿經濟，採納市場方法，用市場的經營方法，行銷方法等。或模仿大眾傳媒，宗教活動變為娛樂表演等。¹³

普世的世俗化並不表示宗教消滅，因為隨著世俗化我們同時發現宗教的復興。這復興可以是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復興，譬如保守伊斯蘭教，甚至恐怖分子。其他宗教如印度教、猶太教、基督教也出現了原教旨主義。在西方，宗教復興則多從個人追求屬靈 (spirituality) 表現出來。

這麼多的宗教復興，自然帶來不同宗教的接觸，也由此產生衝突，甚至可能文明的衝突。這可能帶來給宣教士和教會的逼迫，與宣教士要面對的危險。

另一方面，世人面對多元宗教，就好像進入宗教市場或屬靈市場 (spiritual market)，有很多的選擇可能。在全球化的時代，宣教士就是要面對多元宗教的競爭。

人口遷移與散聚宣教

全球化的一個現象是人口的遷移。有人類歷史就有人口遷移的記載，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現代人口遷移的龐大現象。當然大部分都是從農村遷移到城鎮，但是仍有很多是從一國家遷移到另外國家，因此帶來散聚宣教和散聚宣教學。

以上是概括的說明全球化對宣教的影响，以後的文章會更詳細的論述。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 第 56 期 2019 年 4 月號

¹ 參考拙作「宣教隨筆 13: 文化的概念(一)」《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四十五期。

² P. T. Lee and J. S. Park, Beyond people group thinking: A critical reevaluation of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Missiology* 46 (2018).3, 212 –225; 拙作「宣教策略的反思」將出版于麥振榮牧師紀念冊。

³ 我不完全贊同 Lee and Park (2018) 對未得之民的批判，因為是有些極端，對民族、文化的概念太消極（參考拙作 George Yip, Introducing Post-postmodern Missiology, *Evangelical Mission Quarterly* July 2016), 並且將合一等同制度組織的合一。

⁴ 參考拙作 George Yip, Introducing Post-postmodern Missiology, *Evangelical Mission Quarterly* July 2016。

⁵ G.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1993.

⁶ Craig Ott, Global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Reframing the task of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ssiology* 2015, Vol. 43(1) 43 –58.

⁷ Z. Bauman, *Liquid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2007), 1; Z. Bauman, *Ident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4), 72-73.

⁸ Z. Bauman, *Liquid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2007), 26.

⁹ Z.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163; Z. Bauman,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UK: Polity, 2001), 66-71.

¹⁰ Z.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73-77; Z. Bauma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2d ed.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30.

¹¹ Z.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9-10; Z. Bauma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2d ed. (Cambridge, UK: Polity, 2005), 26.

¹² M. Burchardt & M. Wohlrab-Sahr, 'Multiple secularities: Relig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age' –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8(2013).6, 605 –611.

¹³ P. Beyer, Questioning the secular/ religious divide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8(2013).6, 669-670.